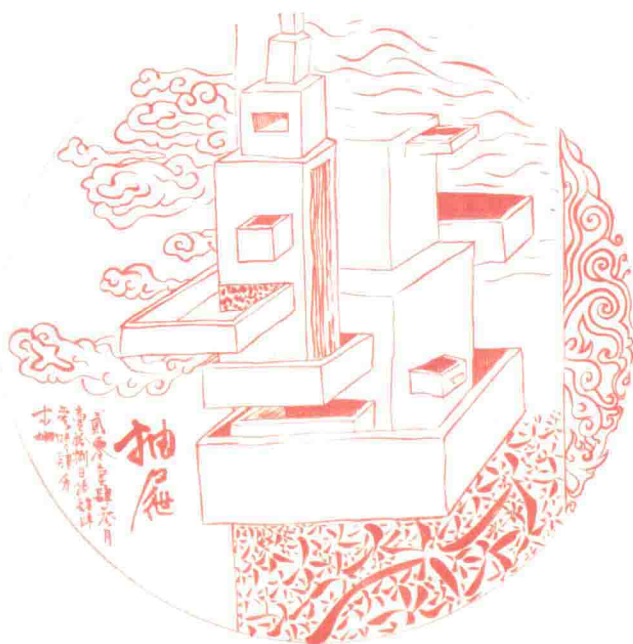




学者随笔丛刊

Emily 的抽屉

衣若芬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学者随笔丛刊

Emil's 的抽屉

衣若芬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mily 的抽屉 / 衣若芬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2

(谷风·学者随笔丛刊)

ISBN 978-7-305-14586-5

I. ①E… II. ①衣…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0065 号



邮 编 210093

丛书名 谷风·学者随笔丛刊

书 名 Emily 的抽屉

著 者 衣若芬

责任编辑 梅 爽 胡 豪

编辑热线 025-83594071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1/16 印张 24.5 字数 328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4586-5

定 价 48.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这个世界上，先有了创作文学的衣若芬，然后才有了研究学术的衣若芬，而无论是创作文学或是研究学术，我都在不断地尝试发现自我与解答困惑，探触宇宙人生的无尽之谜。”

我在曾经任职的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的网页个人简介里，如此介绍过自己。有学者问我：“为什么要强调你原先是搞创作的？”言下之意，我猜，有两层想法：一，中文系出身的，谁不会舞文弄墨呢？没必要“自夸”；二，既然靠研究学术吃饭，不值得提自己过去的作家经历，况且，很可能被认为不专业而受轻视。

是的，在取得台湾大学中文博士学位之际，我已经出版了小说《踏花归去》（台北：林白出版社，1989年）、极短篇小说《衣若芬极短篇》（台北：尔雅出版社，1991年）、散文《青春祭》（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受老师鼓励投稿学校刊物，一路写到博士论文完成，除了时间不能好好分配，我还未认真想过“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会有什么冲突。

后来我得知自己进“中研院”的审查过程，有评审说：“衣若芬是作家。”质疑我是否够资格担任专职的学术研究者。我进“中研院”后，主管提醒我：“这里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研究室里写的是学术论文。”我点点头。

我很认份地想把研究工作做好，文学创作是能做不能说的偷情。像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把诗文秘藏在抽屉里，我的抽屉里也塞了满足私欲的文字。我没有违背对主管

的承诺，在研究室写作让人心虚不宁。窗外的台北南港四分溪时有白鹭鸶掠过，很容易让人联想“西塞山前白鹭飞”的惬意。“中研院的图书馆是天堂。”一位学者回忆道。我却偏要从桃花源到滚滚红尘，饱啖人间烟火。

回家和小孩玩“比赛谁先睡着”的游戏，先赢了的孩子半夜醒来，问我：“你今天不乖吗？被老师罚写很多功课吗？”我亲亲他的小脸，说：“我就是老师呀！我写的是我的功课。”

这是对学术工作零加分的功课，在职场和家庭的隙缝里，可还容得下写作的空间？为什么明明很累了，我的脑子还不能不去想写作？写着写着，却不敢发表，怕被指责“不务正业”。Emily 的抽屉里，满是禁锢与释放的矛盾——早过了文艺少女的做梦年龄，你的人生还幻想什么？

一天，我的妹妹寄来电邮，题目是“笔中精灵”。她说：“关于写作，我们身边俗人真多，我想你比我还不在意他们的眼光。才不要让这些俗人牵制我们的生活品质与生命规划。写不写都会有人会闲言闲语。钟理和穷到老婆得到山上偷林务局的木材去卖，他还是照写。邓雨贤连上厕所都在想他的乐曲。上帝赋予人天生的才华，就不会或不能让这些才华休息。……何必呢？开怀地写吧。……不管身在何处，处于何种环境，绝对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热爱的东西。得到同侪或大环境的认同，却不一定能满足自己的心灵。……用你的笔揭露人性的粗俗与生命中的真情，让他们为之噤声吧。”

2006 年，我的人生有了未料的转折，飞到了南洋岛国新加坡。通过阴郁浓密的热带雨林，进入的大学校园是另一番温柔风景（可惜雨林现在因为道路拓宽而砍除大半了）。隔年，新加坡《联合早报》找我写专栏，一个月一篇文章，等于督促我把写作放在生活里必须的位置。本书第一篇《谁来买我的公妈画像》，便是在新加坡刊登的第一篇文章。

2012 年，香港梦想书城和台湾群传媒公司出版了我的散文电子书。

2013年9月，我的《联合早报》专栏增加为一个月两篇文章。便捷的网际网络，使得阅读无远弗届，大陆的读者给我的回应使我惊喜，希望我在大陆除了学术论著也出版文学作品集的想法却让我裹足不前。

我知道，这是一个“写的人比读的人还多”的时代，没有名气的作者，在哪里出版都很困难，何况是人才济济的中国大陆。当南京大学的张伯伟教授当面向我提起，想出版我的作品集，我看着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外的天空，浮现的是孩子的荧光溜溜球(yo-yo)。

那是2001年，台湾发生“纳莉台风”灾害，我住的地方虽然没有淹水，但是出了社区便寸步难行。住在9楼，停水停电，丈夫远在海外，我和孩子吃了好几天方便面。为了打发时间，我拿出家里所有的玩具，那个转动了会发出荧光的溜溜球，孩子百玩不厌。一边是上上下下的荧光，一边就着天光，我读着张伯伟教授的《中国诗学研究》，那时我还不认识张教授，只衷心感谢他写出了优异的文章，陪伴我们母子忘记风灾的不便。

张伯伟教授告诉我，2014年南京大学中文系庆祝百年；我任教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也简称“南大”，其中文系2014年满10岁。谨以本书向这两所学校的中文系祝贺。

整理旧稿，发现陆陆续续已经写了几十万字的散文。本书收录我2013年以前的作品，“月光秋千”谈文艺与观览；“红豆书简”记录在新加坡生活的点滴；“宝岛曼波”里跳动着我对家乡和阅读的眷恋。有读者注意到我写了不少关于东亚文化以及东坡行迹的文章，限于篇幅，我希望将来它们有单独面世的机会。好友曹育维先生为本书设计封面，谨此致谢。

Emily的抽屉打开了一些，欢迎各位来一窥抽屉里一个徘徊女子的喜怒哀乐。

——2013年10月24日，衣若芬书于韩国首尔

目 次

序/ I

卷一 月光秋千

谁来买我的公妈画像? / 3

黄遵宪在新加坡的楹联/ 7

浓得化不开:徐志摩的新加坡印象/ 10

在北京孔庙想起老舍/ 12

郁达夫在星洲的最后一夜/ 16

活成一则传奇/ 19

最贵的中国油画:徐悲鸿《放下你的鞭子》/ 21

徐悲鸿的绝情书 / 26

走进江夏堂/ 29

烟雨墩访画里人/ 33

重温爱山旧梦——凌叔华在南洋 / 38

苏雪林日记中的南洋时光 / 41

溥心畬的误会/ 44

四遇“三星堆”/ 47

因为慈悲,所以宽容 / 51

葛优和梁朝伟/ 55

市井的笑声/ 58

俗搁有力/ 61

和为贵/ 63

月光秋千/ 67

海景书店/ 69

新华文学有个家/ 71

百年一遇,新加坡国宝潘受/ 74

九十二岁的眼泪/ 77

韩素音情热亚洲/ 82

乌他马王子住过这里吗? / 85

坐火车出国/ 87

赌气/ 95

沉睡的街道/ 98

单眼皮,黑眼圈/ 100

方杯子/ 104

无岸之河/ 107

在俄罗斯遇见的几位女子(一):叶琳娜/ 110

在俄罗斯遇见的几位女子(二):D/ 114

在俄罗斯遇见的几位女子(三):水果/ 116

拉脱维亚铁道上/ 119

尿尿女童/ 122

夜景没有一点黑/ 125

坐在鲁迅的座位上/ 128

花信风/ 131

三度关西/ 133

卷二 红豆书简

无梦/ 139

奔驰/ 143

新加坡,我的 2006/ 150

新加坡人的 5C/	152
新加坡的首都在哪里? /	154
新加坡人不是华侨/	157
买! 买! 买! /	160
神啊! 请让我坐上出租车吧! /	163
哦/	171
地图/	174
可恨的迷路/	176
人字拖/	179
诗意地栖居/	183
文珠兰小径/	187
林黛玉修指甲/	189
我不是小妹/	193
雨天的平安夜/	198
大肥年/	203
纳豆/	206
偏执/	211
啄木鸟/	215
四脚蛇出没,注意! /	217
受寒/	219
幽灵餐馆/	221
废人/	224
好人做到底/	226
简讯 2700/	230
遗物/	233
人间爱晚晴/	235
诡异的笑声/	237
从 NTU 到 NTU/	241

芽笼夜色/ 243

河流/ 246

病幻/ 253

呷 Kantang/ 256

叶落结霜桥/ 260

卷三 宝岛曼波

不良少女的青春情事/ 267

波烈露/ 270

考试是一把梯子/ 272

和余秋雨喝下午茶/ 274

孙悟空只活在《西游记》里/ 281

爱情的结果/ 283

密码/ 285

买不到李白诗集/ 288

“写的人比读的人多”/ 290

从容/ 293

左脚/ 295

纪念/ 297

宝岛一村口/ 300

石老师的学生/ 304

打电话到成都/ 309

衰红颜——写给一位未及相识的陌生女子/ 311

莲尽人已去——敬悼王叔岷老师/ 314

美人灯/ 317

孙中山，双眼皮/ 319

背对彩虹/ 322

失意忘形/ 325

最后一课/	327
“毛巾煎饼”/	331
说《锦瑟》/	334
扒粪的文史研究 /	337
作家的自掘/	339
凤鸣九霄/	342
大雅之堂/	346
苦海女神龙/	349
挂起一串春天的铃铛/	351
富春山居图,台北 2011/	353
杀得个没完/	356
记得你们离去的日子/	361
请坐——读《林文月精选集》/	365
国学·汉学·中国学·华学/	368
人生边上/	371
泪是咸的,血也是/	374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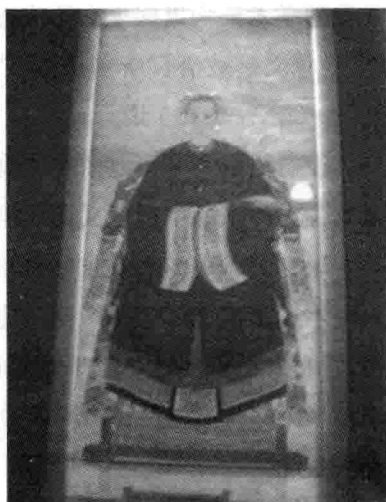
衣若芬写作记事/	377
----------	-----

卷一 月光秋千

谁来买我的公妈画像？

闽南话和客语称祖先或祖先的神灵为“公妈”，在新加坡的博物馆和古董店里，都能看到祖宗像展示和贩售，那是谁的公妈？又是谁把自己公妈的画像卖到了市场？

悬挂于亚洲文明博物馆皇后坊分馆中国展厅里的两幅中国清代的祖宗像，一男一女，可能是同一家族的祖先。讲述华人“慎终追远”的孝道思想，祖宗像是非常亲切的实例。制作祖宗像的目的是为了祭祀，以期慎终追远。当物件的实际用途消失，变成博物馆的陈设，它的功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博物馆的展示品便是经常以残留和超越本身的存在价值而被大众观看。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里的祖宗像

博物馆和古董店，除了是否进行商业买卖而有所不同，还有什么差异呢？

博物馆的收藏品也可能来自古董店，经过专家的鉴定，放在它们被理解的位置，一个被设计过，教导参观者如何欣赏的位置。

博物馆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勾连相关或不相关的物件，说出一段艺术与文化的故事。即使不靠细部的解说牌，在展示空间的大指标下，我们也可以提纲挈领，领略策展单位想告诉我们的故事。富有想像力

的观众，还能够延续和改编那些故事，让物件得到更丰饶的再生。

所以，我总以为，不会说故事的博物馆是失败的，和堆积杂货的古董店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搁了些“非卖品”，观众连“干过瘾”都谈不上。

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我偶尔也逾越了一般观众的身份，请在博物馆工作的前辈从库房中提出书画作品让我阅览。很奇妙的，在公开展示橱柜和在内部的观看场所出现的同一件作品，有时竟流露不太一样的“精神”。直接近距离地欣赏作品，它作为我的研究“客体”，我一边记录对于它的观察和认识，一边为孤立的它寻找一种具有判断性质的“说法”——也可以说，离开了它在展示橱柜里被安排的故事关系，我在我的学术架构里探求它的位置和它的故事。

“意义是被语言所创造的。”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说。

没有语言文字可以依凭的物件，更依赖语言文字制造它们的意义，尤其是它原来的生产意义已经消逝，或是被人淡忘之后。

研究美术史的朋友来新加坡，我们去逛古董店，说是“古董”，有人说不过是些“工艺品”和“旧货”，我们早有心理准备，纯粹是好奇。友人经常接触动辄千百年前的艺术品和历史文物，如何看待流通于市场、良莠不齐、真伪混杂的物品，即使是“工艺品”和“旧货”，也别有趣味。

星期日近中午时分，号称本地具有代表性的古玩购物商场竟然冷冷清清，好多家店都还熄灯锁门，只有出售地毯的商家热情迎接我们。透过阴暗的玻璃门窗，我们还是可以一览古董店内的布置和物品，店主人的品位和是否善于经营、“说故事”、制造情境的能力，也可略窥一二。

我告诉友人，曾经在新唐城的古董店里，看见一幅吴姓家族的祖宗像。画上写着十六世祖到十九世祖的名讳，画中男女穿着明代和清代的服饰，依辈份先后由上而下列坐。“怎么会有人收买别人的祖先画像

呢？”啧啧称奇之余，我们发现此处也有出售。

明清时代的经济发展带动了肖像画的繁荣，中上阶层家庭里，往往有男女对幅的祖宗像，或是单张罗列几代祖上的“先世图”。这些图画通常在春节除夕祭祖时才被请出，挂在厅堂，前置供桌，象征迎接祖灵归来，子孙早晚祭拜。



新加坡唐城坊古董店里的祖宗像

过完年之后，大约是元宵节时取下图像收藏，表示祖灵重返阴间。

2003年12月23日到2004年3月14日，韩国首尔市立美术馆曾经以“伟大的脸”为主题，举办韩国、中国和日本的肖像画大展。展品有许多是祖先画像，上书画主之名，标示生卒年或寿年。昏黄的展场灯光，颇有祖灵萦绕的气氛。后来在电视节目里看到采访此次展出的韩国肖像画画主的子孙，时隔上百年，他们的长相竟然和画中人相当神似，可见画家传移摹写的功力。

祖先画像不一定是画家写生之作，也有制式的绘法，称为“家堂轴(子)”的祖宗像和牌位因应需求而大量生产，购买者填写上家族祖先的名字即可。

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之后，父亲的友人返乡带来了家堂轴子，对着轴子上的空格，父亲思索着，他的记忆仅止于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对我的曾祖母印象模糊，连姓氏恐怕都不能确定。在兵荒马乱中仓促只身到台湾，我们家中断了四十多年的历史记忆，突然一下子因为填写家堂轴子上的祖宗名讳而有了不可知的未来。1999年的春节，弟弟再取出家堂轴子时，颤抖着手，写下了父亲的名字。而我知道，身为女儿，家堂轴子上的空格并没有为我预留。

祖宗的画像不再用来祭祀，而成为脱离本来文化脉络的商品，我在

电脑网路上查到中国大陆专门出售祖宗像的商家，不禁对自己先前的一厢情愿感到可笑。在新唐城的古董店里看到吴姓先世图时，我想像从唐山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的吴家子孙，如何紧守着祖先的画像，在异乡仍怀着对祖先的崇敬和礼拜，然而不幸，最终沦落到不得不变卖家产，连祖先的画像都不保……

谁晓得，那张吴姓的祖先像可能就是网路上买来的，管他什么认祖归宗呢？

（部分内容刊登于 2007 年 1 月 21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